

本书以小说的形式，
生动翔实地记述了
京剧大师李少春的一生。

白岚 著

老生

作家出版社

先生

白嵐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生 / 白岚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63-9363-8

I. ①老…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636 号

老 生

作 者: 白 岚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08 千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63-8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早春二月，上海街头，梧桐的枝条上现出了几点青鸦嘴，它们试探着，迟疑着，还不敢彻底地绽开。雨点淅沥淅沥地洒，微风和和缓缓地吹，墙角的青苔顶着亮晶晶的水珠，悄悄地窥探着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曼曼姗姗地降临。

头天晚上戏散得早，海派名家李桂春睡足了觉，早早起身，出了家门，想起了二儿子宝琳前几日受了风寒，发了两天高烧，请了大夫上门诊治，也不知现在烧退了没有。既然闲来无事，不如去看看这个人称“二菜瓜”的病秧子病情有无起色。

李桂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了二夫人的宅邸。因为大夫人要照料三小子幼春，李桂春就把少春交到了二夫人手上，由她帮忙照看。二夫人吴蕙兰把宝琳视若己出，悉心照料，宝琳也十分喜爱她，开始还叫她“二娘”，到后来干脆把“二”字省略掉，直接称呼她为“娘”了。

刚到门口，李桂春就听见了二夫人的声音，她原先也是个唱梆子戏的，所以声口清脆，十分悦耳。她连声地说：“对，就是这么着，好，好，就是这么走的。宝琳，走得好！再来，再来。”

这是在干什么呢？李桂春想要一看究竟，他没有出声，探头进去，看见二夫人吴蕙兰正在教宝琳走软跷。宝琳脚上套着吴蕙兰的“跷”，小屁股一扭一扭的，一步一步走得十分轻俏十分认真。李桂春看了不由得心中好笑，难不成这吴蕙兰打主意要把宝琳教成个唱花旦的不成？他轻轻地咳嗽一声，屋子里正认真地教认真地学的两个人这才知道他登门了。吴蕙兰赶快让宝琳把跷脱了，换上了他的小布鞋。

宝琳穿好了鞋，过去给爹爹行礼。那一年他已经年满六岁，尖尖的下巴颏，

肤色略显苍白，额头很大很阔，稍稍向前凸起的前额下一双眼睛又黑亮又水灵，仿佛一身上下所有的活气灵气都聚集在其中了。

李桂春问他：“宝琳，你好利索了没有？”

“我全好了，爹。”

吴蕙兰给李桂春端来了一杯茶：“宝琳，怎么说全好了呢，你还咳嗽哩，昨天晚上咳得厉害，半夜才睡着。”

李桂春盯着宝琳，皱着眉头摇了摇头：“你说你可怎么好！吹点风就感冒，多吃几口就跑肚，人家把你叫个‘二菜瓜’，我看真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宝琳默默地低下了头，在家里，爹爹从来都是声色俱厉，说一不二，他从心底里敬畏他，见了他，就像是耗子见了猫，心里头一个劲地打哆嗦。

吴蕙兰替宝琳辩解：“他又不是自己愿意生病，你不是也说他生来秉质就弱，怎么能怪得了他呢？”

李桂春甩甩脑袋，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问吴蕙兰道：“哎，你怎么想起来教他学跷功的？”

“不是我想起来的，是他自己看见了那双鞋，拿来要我教他的。”

“哦——”李桂春又看了宝琳一眼，只见他低着头站着，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心中不禁有些怜悯，拉过他来，夹在自己的两腿之间：“宝琳，跟爹说，你怎么想起来要学这个玩意儿的？”

宝琳不敢直视爹爹，怯生生地说：“我，我就是想学一学。”

“好玩吧？”

“好玩——”话刚出口，宝琳又咽了回去：“不好玩。”

吴蕙兰在一旁说：“老爷子，我还教了宝琳几句梆子，他把音儿咬得可准了，不信，叫他唱给你听听。”

李桂春立时来了兴趣，双手把宝琳推到了自己面前站定：“哦，宝琳，你唱，你唱，唱给我听听。”

宝琳咽了几口吐沫，深深地呼气吸气，拉开了喉咙唱道：“听一言气得我浑身打战，果然是小奴才他惹下了祸端……”

李桂春听得笑眯了眼：吴蕙兰说得没错，宝琳果然把音和字都咬得很准，该换气的地方换气，该顿挫的地方顿挫，这些且不说，他的嗓音清亮，犹如一道清清的溪流，不带一点儿杂质，这才是李桂春最最看重的。难道说自己的梦

想就要在这个小小“二菜瓜”的身上实现了吗？

“宝琳，你喜欢唱戏？”

宝琳先摇头，回头看看二娘，二娘示意他应该要点头，于是，他就转过头来，对着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明儿，爹我请你看戏去。”

宝琳又看看二娘：“爹，我要跟娘一起去。”

“那是自然啰。”

第二天傍晚，上海黄金大戏院门前人头攒动，观戏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卖香烟瓜子的小贩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高声叫卖。灯光照着，售票窗口上方的水牌上以楷书字体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李桂春。

那天，李桂春贴演“风波亭”。他特地吩咐吴蕙兰把宝琳带来看戏，宝琳早就想观瞻爹爹在台上的风采，迫不及待地跟着二娘进了黄金大戏院，坐在李桂春为他们安排好的丁排正中的位子上。

戏开锣了，宝琳的眼睛都顾不得眨一下了，直直地盯着台上，生怕错过了戏里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薄薄的嘴唇一边还轻轻地一张一合，大概是在模仿爹爹的唱段，开打时台上的人偶有失手，他竟一下子滑下座椅，站到了地上，紧张得一双小手都攥成了拳头。

吴蕙兰没有专注于台上精彩的戏文，不时地用疼爱的目光看一看身边的宝琳。看宝琳站到了地上，她连忙把他抱起来，放在了座椅上，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宝琳哪，你真是看戏着急，替古人担忧啊！

听见二娘说话，宝琳转脸看了看她，一脸的迷迷瞪瞪，大概也没听清楚她说了什么，只顾仰着小脑袋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到台上去了。台上，小达子去的岳武穆正舞着链子引吭高歌，一句倒板得了个满堂彩，宝琳听得高兴，嘻开缺了门牙的小嘴对着吴蕙兰一笑。马上又转过头去看台上那从容赴死的岳元帅了。

散了戏，等着小达子下完妆，一家人在门口聚到了一起。李桂春问宝琳：“宝琳，看懂了没有？”

“爹，看懂了。”

“那你说说，爹去的是哪一个？”

“岳飞。”

“呃，岳武穆是千古英雄，你不能直呼其名，要叫他岳武穆岳元帅。”

“哦，我晓得了，爹。”

“你说，爹今儿个唱得好不好？”

“好。”

“怎么个好法？”

“唔——像岳元帅。”

“你又没有见过他，怎么知道爹唱得像他呢？”

宝琳一脸认真地说：“因为我想出来的岳元帅就是爹您去的那个样儿的。”

小达子很满意儿子的回答：“好，讲得好，那你以后长大了，想不想也在台上唱一唱岳武穆，而且，比爹唱得还要好？！”

宝琳认真地思索着，想了一阵，他摇了摇头：“我唱不了。”

“唱不了，就学呀，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啥都不会，只会在老家的辛集镇上扯着嗓子吆喝卖豆腐。后来，自己去科班学了梆子戏，唱梆子吃不开，爹又自己偷戏，跟人学了皮黄，梆子皮黄两下锅，一家伙就红了，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其中就有你呀。”

宝琳还是信心不足：“唱戏好难，我怕学不好。”

“怕学不好，就下功夫呗，狠劲地下功夫，古人不是说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夫到了家，也就没啥难的了。”

宝琳又看二娘，这个问题大概二娘也不好替他拿主意，二娘避开他的眼光，专心去看绕着路灯打旋儿的飞虫去了。

李桂春催促道：“宝琳，你说呀。”

宝琳期期艾艾地说：“我——我想像大哥那样，先把书念好，爹，您以前跟我说过的，到了年龄就念书，书念不好，就回家种地。我一定好好念书，不给您丢脸。”

宝琳的话不是虚妄胡说，李桂春记起自己确实曾经不止一次地当着几个孩子的面说过这话。因为他的母亲朱老太太看他学戏辛苦，不忍心让孙子们再吃这个苦，一再地嘱咐过他：孙子们谁都不准再学戏，都念书，书念好了，就什么都有了。母亲过世已有几年的光阴了，想起自己幼年丧父，孤儿寡母，衣食无着，母亲只好到天津大户人家当了佣人，把他寄养在舅父家中，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一年到头也见不着母亲的面，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母亲那双粗粝

的手和她时刻装满了愁苦的眼睛。后来，自己出头了，母亲却没有享得了几年的福就撒手人寰，每每想起她来心头就隐隐地作痛，也不情愿把她的嘱咐扔到脑后。母亲虽然言之有理，是为儿孙们着想，可是，如果不是唱戏，他只能风里来雨里去，在辛集镇上卖一辈子的豆腐，穷困潦倒，终了一生。这一辈子，是靠唱戏才改变了命运，其中甘苦了然于心。而自己一旦唱不动了，没有一个接替衣钵的传人，李家的门庭日后又靠谁来支撑？

这样想着，他把自己的二小子一阵细细打量：广额重眉，一双星眼。这样的长相，上了妆一定神采照人，外加还有一副清亮的嗓门，不唱戏绝对是可惜了材料。他在心里头打定了主意，先把二小子朝这个道上领，只要舍得花钱，舍得下功夫，不愁李氏门中出不了一个大红角儿。

从那以后，李桂春就经常带宝琳进戏园子，培养他的兴趣，自己的戏让他看，其他上海红角儿的戏也让宝琳现场观摩，一来二去，宝琳对戏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上学念书，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了。

吴蕙兰深知丈夫带着宝琳到处看戏的深意，她试探着问道：“宝琳，你长大了，也像你爹那样唱戏吗？”

宝琳想了一阵：“不想。”

“那你为啥这么喜欢看戏呢？”

宝琳连连地点头：“娘，我是喜欢看戏，但是，我还是想念书，念好了书，以后我长大了，才能干得了大事。”

“唔，说得对呀，记得以前唱戏的时候，戏文里有一句老话，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宝琳你想得不错。”

“那您觉得我以后可以一直都念书啦？”

“宝琳，你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不是娘能做得了主的，你干什么我都没有说的，估摸着你母亲她也一定不反对，可是就怕你的爹他不答应。”

“娘，小孩子不管干什么都非得要大人许可吗？”

“那是。你要是不照着大人说的办，那别人就要说你不讲孝道，这个名声可不好听。老话不是说嘛，百事孝为先。这话的意思就是：人一辈子的所有事当中，对长辈尽孝道是最最要紧的事情。”

宝琳默然，把二娘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小达子与正室王氏夫人卜居在上海牯岭路人和里的一幢二层小楼，头天晚

上，李桂春演了一场《刺巴杰》，反响强烈，看客们的喝彩声使他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睡了一晚上起来，更觉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很想再办成一件大事，为舞台上的成就做个接应。走到王氏夫人房里。心宽体胖的王氏夫人正坐着做针黹，他也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个打算来，这个打算在他心头已经盘旋了好些时候了。

李桂春说：“哎，我说，宝琳都七岁了，宝珊也不小了，该叫他们练幼功了，再也耽误不得，再耽搁就练不出来了。看宝琳那身子骨，简直就是个病秧子，练练功说不定对他的身体还有好处。”

王氏夫人说：“是了，老爷子，你的儿子你怎么着都行。宝珊倒没什么，三个饱一个倒，叫他扫大街他都没啥不乐意的。就是宝琳有主意，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说他想念书，念好多的书，将来干大事情。”

小达子颇不以为然：“念那么多书干吗？识得几个字能看唱本就行了。宝琳宝珊都不笨，随我，有条好嗓子，调门都高，是唱戏的材料。再说我也没说现在就不让他们去上学了，书暂时念着，每天早上早起一个钟点，练一个钟点的功再去上学。”

“你也真是的，光说叫他们练功，也不问问孩子心里头愿意不愿意。”

“我说了，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要不，他们凭啥管我叫爹？！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去给他们请师傅去，请谁我都早已想好了，一个姓沈，专管练功，一个姓朱，专管看功，都是上海这个地面上数一数二好的。你看我在这两个猴崽子身上多肯下本钱。我是这么想的，先把武功练起来，然后再说别的。这武功可是根本，一点功没有，你唱得再好，也就是个扯喉咙拉嗓门的，身架子不好看，白搭。”

那天一早，天还不见一点亮，弄堂里也听不见任何动静。吴蕙兰就把熟睡的宝琳叫醒了：“宝琳，宝琳，起来了。”

宝琳睁开睡意浓浓的眼睛：“娘，我再迷糊一会儿好吗？”

吴蕙兰把他从枕上拉了起来：“不行，你爹说沈师傅今儿一大早就来，你得早点起来，要不然那沈师傅会看你不起，就不肯好好地教你了。”

宝琳眯着眼睛，等妈给他穿上衣服，一面嘴里嘟囔着说：“人要是能一下子变成大人就好了。”

吴蕙兰正给他套线衣，听了宝琳这句又是感叹又是沮丧的话，觉得好笑，

她明知故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快点成了大人，那就可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宝琳，当大人同样也不能事事都顺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像你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不行的。有句老话说得好：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人要是处处想偷奸耍滑，处处只想着舒服安逸，不愿意吃苦，不愿意下功夫，那他一定没有出息，也一定办不成大事。”

宝琳看着娘的眼睛，小声地问：“娘，您总爱说老话，您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么多的老话呢？”

“我呀，是从前唱梆子的时候从戏里学来的。戏里头有好多这样教人上进的老话，有好多教人怎样立身处世的道理。你以后慢慢地就知道了。”

“娘，练了功，爹是不是要叫我唱戏呀？”

吴蕙兰揣度小达子已经为儿子做好了安排，看着宝琳惴惴不安的神情，她却不忍心立刻道破真相：“哪里会呢，你奶奶说了的，不叫你们学戏。他谁的话都可以不听，你奶奶的话他总不敢不听吧？”

宝琳也放宽了心：“对呀，大哥就不学戏，他一直都在念书。”

洗漱完毕，宝琳就去了人和里。跑出房门前吴蕙兰追着在背后喊，叫他多穿点衣服，免得受凉。可是宝琳看见父亲练功时再冷的天也只穿两件单褂，自己今天是头一天，也不能穿多了，免得叫父亲看了责怪自己娇贵。

房前的空地不大，以前父亲天天早起也就是在这里练功吊嗓子的。几天前，父亲找来匠人，焊了铁栏杆，把空地整个地围了起来。他几天前过人和里这边来，这项工程刚刚进入尾声。宝琳跟他一路，转着圈地把铁栅栏看了又看，那时还不知道这个铁栅栏的用场，宝琳小声叽咕着说：“像是关猴子的。”父亲听见了，立刻说：“说对了，就是关你们这两个小猴子的，哪个不好好练功，就把他关在里头一辈子都不许出来！”听了父亲这句话，他才知道，父亲是下了狠心要让他们练出个样子来的。

爹挽着衣袖，站在匠人身后帮着递工具搭把手，这时看看他，又补充了一句：“练好了功，再上学。学不好，就回家种地去。”

他规规矩矩地答道：“是，爹。”

爹又说：“你看你那身子骨，比戏文里的大小姐还娇贵，三天两头地生病。练练功，能好起来也说不定。身子弱，干啥都干不了，别说是回老家种地，就

是念书都念不成。”

听了爹爹这话，宝琳心里一块石头顿时落了下地：爹爹还让他读书，只不过是要求在练好了功之后，才能继续去上学。这个好办，他一定好好地练，练得让爹爹满意、高兴，这样，他就能每天按时到学堂里去学功课了。

晨光熹微中，宝琳看见爹和沈师傅已经站在铁栅栏里等着了，他几步跑过去，站到了他们面前，给爹和沈师傅请安：“爹早，沈师傅早。”

小达子回头朝楼门看去：“宝珊呢？还睡着没起呀？等我踢他去！”

话刚落音，宝珊趿着鞋，两只手忙着系裤带，“踢踢踏踏”地跑来了，嘴里还喊着：“来了来了，我来了。”

初冬时分，寒风凛冽，从嘴里呼出来的气立时形成了一团团白雾，在渐渐亮起来的曙色中缭绕。小达子呼着白气说：“今天是你们开始练功的头一天，沈师傅就比你们来得早，今天饶过了你们，以后可不行了。沈师傅，这两个猴崽子就交给你了，不听话或是偷懒，你就给我狠狠地揍！哪，这笊条子你拿着，谁偷奸耍滑你就使这个教训他。”

沈师傅笑着，不接小达子的笊条子，他说：“这我可不敢，徒弟还没教出来，先打得皮开肉绽的，那我还能混得了饭吃吗？”

“没关系，混不了饭我管你的饱。好吧，开始吧。”小达子见沈师傅不肯要他的笊条子就把它放在铁栅栏上挂着，以做警示之用。自己背着手看沈师傅教功。看了一阵，想起吃完早饭去戏班里有事，就向沈师傅交代了几句，优哉游哉地进门里去了。

第一天的功课是压腿。沈师傅说：一个武生，翻扑跌打靠的就是腿和腰，因此练幼功就必须先把腿压出来。压不好腿就无法再练其他的功夫，这个动作看上去不难，可是一条腿架着，单靠一条腿支撑整个身体，站一会儿就会觉得腿发麻打战。不到两袋烟的工夫，宝珊就“哎哟”连天地叫上了，宝琳虽没有喊叫，但一张脸已憋得通红，宽宽的前额上还挂上了密密的汗珠。小达子先前曾私下里跟沈师傅交代过，说是宝琳秉质弱，他如果坚持不了可以稍微地放松一些，不可强求于他。于是沈师傅就悄声问他：“宝琳，你坚持得了吗？不行了可以把腿放下来，稍稍地歇口气。”

宝琳抿着嘴，坚决地摇摇头：“沈师傅，我行。”

宝珊耳朵尖，听见了他们的对话，顿觉愤愤不平：“沈师傅，我受不了啦，

这条腿都快要断了！你怎么就不叫我也歇息歇息呀！我比二哥还小哩，你不公平。”

沈师傅用手拍拍宝珊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你比你二哥小不假，可你二哥没有你皮实，他比不了你。”

宝珊当然知道二哥经常生病，一年四季总断不了跟药罐子打交道，大人们戏谑地把二哥叫个“二菜瓜”。听沈师傅说二哥比不了他，心里一开始还挺得意，可是转念一想这比不了其实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反而还要多吃些苦头，于是觉得自己很吃亏。回头看看二哥，虽说是只穿着两件薄衣服站在寒风里，脸上的汗却顺着面庞直往下淌，就像几条蜿蜒的小河一样。他想二哥这下完了，又得吃好多的药片和黑药汤了。他可怜二哥，就对着沈师傅喊道：“沈师傅，你快让我二哥歇了吧，他撑不住了。”

宝琳咬着牙关说：“三弟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能行。”

沈师傅看宝琳实在吃力，就过去把住他的腿，想把他扶下来，可是宝琳硬是不干，他推开了沈师傅的手，硬撑起身体直直地站着，立在地上的那一条腿一个劲地颤抖，可他还是捏紧拳头拼命地坚持着。

练功练出了一身大汗，热乎乎的身子吹了凉风，下午，宝琳果然就发起了高烧，脸烧得通红地从学校里回来，歪歪倒倒地进了吴蕙兰的房里，一头歪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吴蕙兰喊也喊不答应，吓得吴蕙兰抱着他一个劲地掉眼泪。下人见二少爷情形凶险，二夫人已经没了主张，就跑去人和里把老爷请了过来。王氏夫人不放心，也跟过来看视。

宝琳睡在吴蕙兰的怀里，烧得迷迷糊糊，人事不省，又突然捏紧两只拳头，绷直身体，一下一下地抽搐起来。吴蕙兰见宝琳抽筋，惊得差点晕了过去。小达子也慌了神，挠挠着双手不知道做什么好。还是王氏夫人有分寸，三步并作两步到了床前，用大拇指的指甲盖使劲地掐宝琳的人中，这一招管用，过了一会儿，宝琳停止了抽搐，浑身瘫软地睡在二娘的怀里。

宝珊也跟过来看二哥，二哥虽然经常都生病，但病得这么吓人还是第一次，他心想这都是沈师傅把二哥给害成了这个样子，就忍不住开口发表自己的感慨了：“我说二哥不行了，沈师傅就是不理睬，不让二哥歇一歇气。这下好了，二哥要是死了，就叫他赔二哥的命！”

小达子兜头给了他一下：“什么死了活了的，给我闭上你的嘴。”

王氏夫人也噙着泪斥责他道：“这么大了，连话都不会说，你赶紧回去，洗了脸洗了脚睡觉去。”

幼春也发觉自己说错了话，吐了吐舌头。他生性顽劣，不像二哥那样惧怕父母，叫他走他像是没有听见似的，根本不予理会，探头探脑地看着烧得发晕的二哥。忍不住又发表了一通论调：“二哥太聪明了，所以老生病，我笨，就不爱生病。”

大人们商量着给宝琳请哪里的大夫，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请教会医院里的外国医生来试试。管事领了命之后匆匆忙忙地出门。不一会儿，一个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大夫和一个修女打扮的护士就随着管事来了。洋大夫从口袋里拿出听诊器，听了听宝琳的胸脯，他听得很仔细，听了前胸又让吴蕙兰把宝琳的身体翻过来听后背，收起听诊器后，他用十分生硬的汉语说了四个字：支气管炎。

吴蕙兰赶紧问道：“大夫，要紧不？”

洋大夫摇摇头，收起听诊器，跟洋修女护士叽咕几句，修女马上从药箱拿出针药针管，给宝琳打了针。洋大夫又留了几样口服药，叫吴蕙兰按照纸袋上的次数和剂量给宝琳服用。

洋大夫的药还是管用，第二天头上宝琳就退了烧，将息几天之后，他的病就算是痊愈了。只是脸色更加苍白，简直就没有了一点血色，下巴颏也越发地显得尖了，在苍白的脸色映衬下，一双眼睛更显得黑亮，但看上去却没有多少精神，整个人蔫耷耷的，像棵被霜打了的小草。

晚上小达子散了戏，特意过来看宝琳，坐在椅子上看他吃了药，开口问道：“宝琳，你好了没有？”

宝琳说：“爹，我好了。”

“那好，明天早上练功吧，你都耽误了好几天了。”

“是，爹。”

吴蕙兰在一旁听见了爷俩的对话，却发了急：“老爷，他病刚好，让他多将养几天不行吗？要是再犯了怎么办？”

“怎么会！他这一场大病，把身子里的病气都尽数地发散出去了，且得有些日子病上不了身哩。”

“有这一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听说只能怪你孤陋寡闻。宝琳，你说，你明天练不练功？”

“练。”

“好，像是我的儿子。不要听你二娘的，她娇惯你，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越是娇生惯养就越是没出息。你说是不是？”

“是。”

小达子满意地走了，吴蕙兰又气又恨地看着他的背影，转身责备宝琳说：“你怎么就答应了？你该跟他说，我还没好利索，我练不了。”

宝琳看着吴蕙兰说：“娘，爹他说了，练好了功才能上学，我怕他嫌我没有好好练功，就不叫我上学去了。”

吴蕙兰才知道宝琳抱的是这个念头，为了上学而练功。丈夫是怎么想的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她知道小达子早晚都是要把宝琳弄到戏台子上去的。唱戏唱得这么红火，却没有一个传承衣钵的，那可是最大的憾事，小达子天性争胜好强，他不会不把这个主意打在宝琳身上的，宝琳再怎么想念书，终归辈不过他老子的。

一晃眼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沈师傅和朱师傅每天循序渐进地教这一对兄弟练功，踢腿、下腰、抢背、虎跳、铁门槛、拿大顶、耗山膀，一样精了再练一样。宝琳学得认真，练得刻苦，很快地，诸般本领都很看得上眼了，踢腿能踢出朝天蹬，旋子一口气能走好几个。宝琳比起哥哥来也不是很差。小达子看着这一对宝贝儿子，心里沾沾自喜，“李门有后”的优越感使他说起话来声调都要比从前高一些。他和沈师傅商量着，叫两兄弟在他的连台本戏前单对开打，演练武功。两兄弟稚气未脱，却毫不怵场，如一对雏豹乳虎，生气勃勃，上台演练。跟斗翻得像车轮般飞转，飞脚范儿起得高，动作整齐划一，落地却轻如树叶飘飞。每参加一本新戏的开打，必要创新翻新，引得台上台下一起啧啧称道。李桂春笑眯眯地，看在眼里，心里美气得简直不得了。

说来也怪，也不知是李桂春的大病逼出了病气的理论确有根据，还是练功的确有强身壮体的效用，练了一年功夫，小少春的身体就大见起色，面色红润，饭量大增，冬天也很难再听得见一声咳嗽。吴蕙兰自然是欢喜不尽，小达子也颇为得意，屡屡在二位夫人面前说：怎么样，我的法子没错吧。这就叫做以毒攻毒，其毒自除。

宝琳尝到甜头，对练功慢慢也有了几分兴趣，每天不用父亲催促，早早起身，压腿耗腰，练得认真扎实，小达子又先后请了在上海滩有些名气的陈福寿、

产保福两位师傅教给了小哥俩几出老生戏，另请贾德宝专授武生戏。

练了两年功之后，有一天，小达子叫宝琳上台演个角色，在他的《岳母刺字》中串演岳云，说是要让他练练胆子。他亲自替宝琳上了妆，后台的人都围着夸赞这个粉妆玉琢有模有样的小岳云，可是宝琳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闷坐在一条长凳上发愣。他还在想着父亲昨天晚上对他和宝珊说的话，父亲说：光练武功不行，以后就该喊嗓子了，每天一个钟点的练功工夫太少，必须再加一个钟点。从现在起，念书是次要的，练功才是每天少不得的功课。宝琳一听，顿时垂头丧气，一颗心像是掉到了冰窖子里。今后主要精力都拿来练功，那最终进戏班子唱戏是逃不脱的了。想到以后不能到学校里去念书，他既沮丧又难过，虽然一直都想在父亲的戏里演个人物，今天这个愿望达到了，他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坐着生闷气，没看见父亲站在上场口，用狠巴巴的眼神盯着他看。

散戏后，父子俩一前一后地进了家门。李桂春也不理会迎上来问安的家人和下人们，沉着脸“嗵嗵嗵”地几步跨进客厅，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对低头跟着进来的宝琳厉声喝道：“跪下！”

宝琳一声不吭直挺挺地跪在了父亲面前，他也不知道自己今天犯了什么错，在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按照父亲平日里教的去做的，并不曾有一点失误。可父亲的脸色一直都不好看，一回到家里又生了这么大的气。难道说自己的那点心思他全都看出来啦？

这时，王氏夫人匆匆地从自己房中跑了过来，听说爷儿俩都回来了，她赶着过来，一心打算要对初次登台的儿子说几句道贺的话。吴蕙兰也早早地到了人和里，等着宝琳散戏回来。都是满心的欢喜，一前一后挪动着小脚跑得飞快。不想刚到了门口却意外地看到了这一幕。两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得悄悄地站在了门外。

小达子一双冒火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宝琳：“你说，为什么罚你？”

宝琳小声地回答：“爹，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小达子抬手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杯盏碗碟被震得“叮叮当当”一片声乱响。宝琳的身体被吓得一颤，把门外的二位夫人也吓得不轻。

“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爹我是瞎子没看见？让你登台是高抬你，宝珊想上我还没叫他上哩！你倒哭丧着一张脸！给谁看哪！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两滴豆大的泪珠滚出了宝琳的眼睛，顺着他的面庞滑落。他泣不成声地说：

“爹，我——我，我还是想——想念——书！”

“念书？”小达子凝目看着儿子，似乎对他的脑袋瓜里居然藏了这么个念头而感到大惑不解。

“是，是，爹，我真的，真的，想念书……”

听着宝琳无望的求告，吴蕙兰忍不住泪如泉涌。宝琳这个小小的合情合理的愿望，做父亲的不仅不管不顾，竟然还要责罚他。她身为孩子一心一意喜爱的人，却帮不了他一点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父亲叱骂。心中那份煎熬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宝琳不过才是个刚刚九岁的孩童，人家的孩子这么大，正是恣意玩乐的时候，在弄堂里跳房、扔沙包、滚铁环、无忧无虑，尽情地戏耍。宝琳和他的弟弟却成天被关在那个铁栅栏里，把自己稚嫩的身体当成一棵小树，扳着撇着，硬不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每到练功间隙，小哥儿俩就手把着铁栏杆，眼巴巴地看着弄堂里来往的行人，甚至于一个乞丐走过，他们也要呆呆地看上好久。

听了儿子的哭诉陈情，小达子好半天也没有说话。他似乎也有了一丝恻隐之心。毕竟儿子这个要求说起来合情合理，一点儿也不算过分。不知不觉地，他换了和缓一些的语气：“宝琳，我也知道你想念书，这想念书不是啥坏事，我也不该责罚你。可是话要说明白：人一生中摆在面前的路子有千条万条，何必要死挣着往一条道上走呢？念书少也不一定干不了大事，读尽了天下所有的书也不一定能成圣贤。你起来，过来，站到我面前来。”

宝琳站起，慢慢地走到了父亲的面前，他脸上还挂着泪珠，眼睛不敢看父亲的脸，垂着眼皮盯着父亲穿着直贡呢圆口软底布鞋的双脚。

“你抬起头来，看我的脚做什么，我的脚会给你讲道理吗！”小达子的声音又高了。门口刚刚松了口气的吴蕙兰不由又悬起了心。还好，老爷子没有再作雷霆震怒，而是用和缓的语气和儿子说着话。

“你天赋好，沈师傅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说你聪明，学东西快，学得好！我也看准了，老天爷他给了我你这样一个儿子，就是为了让你接我的衣钵。你看你，练了两年功，就跟从前大不一样了，你自己说，还经常头疼脑热不？”

宝琳摇摇头。

“还咳嗽不？”

宝琳又摇头。

“是呀，功夫练出来了，身体也练得倍儿棒了，哪个以后再敢叫你一声‘二菜瓜’，我就当面唾他！”

宝琳揩了眼泪，也不抽抽噎噎的了，爹说的全是事实，他宾服了爹，专心地听爹往下说。

“既然是长成了一棵梧桐树，就该引着凤凰来搭窝。做别的那就是糟蹋了材料，对不起老天爷的栽培。我说的你都听懂了没有？”

“懂了。”

“我是疼你，才给你讲这些道理。让你自己想明白。话说回来，我是你老子，我叫你做任何事都做得了你的主，不给你讲一句道理也一样要叫你按我说的做。你敢不听，那就是不孝，是大逆不道。”

宝琳恭敬地回答：“爹，我知道了。”

“爹说得对不对？”

“对。”

“你听不听？”

“要听。”

“怎么个听法？”

“唱戏。”

“唱多久？”

“爹叫唱多久就唱多久。”

“要是叫你一辈子都唱戏呢？看着我，说，爹要是叫你一辈子都唱戏呢？”

宝琳抬头看看小达子，低声说：“唱一辈子。”

“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要唱一辈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能变了啊。”小达子见儿子嘴里吐出了这几个字，感到十分满意，心情也一下子好了，收起了一脸的威严，对儿子伸出手去：“那就这么说定了，来，我们拉拉钩。”

吴蕙兰在门外觑见，宝琳规规矩矩地伸出小指头，和父亲的指头钩在一起，父子俩齐声地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她没有再看下去，用手巾揩揩眼睛，悄悄地离开了。